



朝花夕拾

立秋小记

乔忠延

日升日落,时光轮回,立秋如期而至。在二十四节气中,立秋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节气。对我来说,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意义开始在1999年的立秋,潜藏在从那时至今的每一个节气。那一年的夏天酷热至极,连续40余天滴雨未落。大地酷似火炉,烤得人白昼难以安生,夜里难以安眠,众人无不盼望立秋早早到来。立秋的这天,仍然火烈人,一点也没有变凉的意思。傍晚时分,天上虽然有了云,还滴了几点雨。可是,杯水车薪,无济于事,依然热得难受。难受也要睡觉,正要躺下,屋外响起雨声,雨不算大,却像个下雨的样子。于是,心喜。怎奈,刚落枕窗外就无声无息了。看来,凉秋还是很遥远的。

突然醒了!是被雷声惊醒的,电光闪闪,雷声隆隆,大雨点噼啪如爆竹,很像是秋将率领秋兵猛攻酷夏的堡垒。电光更亮,雷声更响,雨点更猛,酷夏的防线彻底崩溃了。窗户里飘进了月余日难得的凉意。渐渐睡去,再醒来时,屋里好凉,忙用毛巾被裹了自己。

秋天带着斩钉截铁之势果断了!

时光已过去20多年,为何我对1999年的立秋会记得如此清晰?缘于从这个立秋起,我写下了第一则节气笔记。自此,一往无前,每个节气留下两三百字的短文,而且一写就是20余年。

当初为何会有写节气笔记的念头?头年,临汾尧庙广运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,修复迫在眉睫,地方财政却捉襟见肘拿不出资金。危难时刻我受命组建文物旅游外事局并兼任局长,担当修复重任。干部多多,为何选我?只缘工作之余,我研究尧文化已10年之久。走马上任,奔走呼吁,民心所向,众志成城,很快从民间集资700余万元。1999年秋天来到时,广运殿从废墟上再度崛起,巍然于世。乘势奋行,推进旅游,就要举办祭尧大典,心中何能不激动。

此时突然想到,帝尧钦定历法,划分节气,就是催生国家的原始动力。节气的初生,结束了盲目播种的时期,让广种薄收和有种无收渐行渐远,让耕田而食代替了狩

猎取食,让部落变为最早的国家。节气的出现,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,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天地人合一的开端。尽管这认知仅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,尽管那时并不知道17年后,二十四节气会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,我却觉得应该在有生之年记载所经历的每一个节气。

动笔前稍微犹豫的是,岁月漫漫,诸事繁杂,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。略加沉思,我坚定了信心。给我信心的是另一件小事,当时我年届五旬,按照常规,四十八眼睛花,我则逃脱了这个生理模式。没有眼疾是因为我一直在转眼球。而立之年,我眼底出血,视力模糊,久治不愈,大夫警告,如此下去怕会失明。药物无济于事,可有别的良策?大夫给出的方略是:转眼球,而且必须常转不懈。自此夜眠前、晨醒后,头一件事就是转眼球,向上转过向下转,向左转过向右转。初时并无效果,无效也不灰心,接着转,连续转,不知不觉转了20年。效果就在这不知不觉中显现了,我不仅躲过了失明的危机,而且视力好过他人。同龄人看报早已离不开花镜,我则不用。转眼球的经历,确立了我的自信,生来没有做大事的机遇,却具有咬定青山,做好小事的韧劲。就是这股韧劲,激励我下定了记载节气的决心。

立秋写过写处暑,处暑写过写白露,一篇又一篇,一年又一年,每个节气到来,纸面都会留下当日的阴晴雨雪,温热凉寒,以及自认为应该铭记的人和事。写到了去年,近500篇短文赫然纸面。无意间走漏了风声,气象专家说,这是珍贵的气象人文资料;文化学者说,这是独特的时令风物简志。北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古卫红闻知,当即列入出版计划。韩玉峰先生联系对接,精心编辑。前几日告我,该书已经质检合格,很快就会付梓印刷。

秋天是收获时节,农人在收获,我亦在收获,收获一本别开生面的新书。书名是啥?还记得5年前《太原晚报》连续刊发我二十四节气的文章吧,那个专栏名为《跟着节气过日子》,都说这个名字好,干脆锁定此名为书名,也是温馨的记忆。

年少的时候,我喜欢跟着姐姐赶集。她虽然不愿意带着我,但却拧不过母亲,只好将我一把扔到后座上,而她“前掏腿”,从横梁跨上自行车,跟着她那些同学朋友们,说说笑笑地赶赴集市。

对于跟姐姐一样大的女孩子们,赶集是一个盛会。而且她们有自己的语言和小世界,有时候还会说一些我听不太懂,但又觉得似乎应该脸红的玩笑。我跟她们谈不到一块儿去,况且她们根本不屑搭理我,在她们眼里,我只是一个小跟班。

所以她们基本上都不会跟我交流,好像我是一团空气。她们会聊集市上卖的纱巾的色泽与款式,口红的价格与颜色,谁的发夹配衣服更好看,有没有耳环跟电影里明星一模一样的。我一心一意只想着我的文具盒的盖子快要掉下来了,所以对她们的聊天有些厌烦。

赶集的日子,都是确定好的,一周一两次的频率。于是我们家如果针头线脑之类的日用品有短缺,便会翻箱倒柜地找找有没有什么值得一卖的玩意儿,搜罗出来,让姐姐或者父亲拿去换钱。姐姐当然不愿意穿着她的花裙子、戴着她的小丝巾,

雪泥鸿爪

赶集

王莘

在鸡鸭乱叫的集市上,蹲在泥地上等待买主。她宁肯自己不去赶集,也不愿意当个卖东西的小贩。母亲当然也是愿意去赶集的,不过她赶集的次数还没有姐姐多,因为她要看家。所以这样卖货换钱的重任,便都交给了父亲。于是一年到头,父亲时不时地被母亲派遣到集市上,将鸡啊鸭啊猪啊牛啊西瓜啊柿子啊,拿去卖掉,换回家里针头线脑等零碎东西。

我整个的童年,就这样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在集市上流走。仿佛我从集市的这头,跟随拥挤的人群走到那头,童年便倏忽而逝。

心灵小品

静坐听雨

五月
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有个根据当年真实事件改编的片段:西南联大的一间教室里,老师正在上课。突然暴雨如注,铁片做顶的教室内顿时如敲鼓鸣锣,同学们因雨声太大听不清老师讲课了。老师索性停止讲课,在黑板上书写了四个大字:“静坐听雨”,然后和学生们一起听雨。

此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:不与天争,不与人斗,不论何时何地,都能自洽自适地感到一种存在的美感与诗意。静坐听雨的学子们,其心灵便如一颗颗种子;落到心田的雨声,给其以萌芽勃发的力量。

静坐听雨,这是先贤的典雅之举,这是只有国人才能明白的行为艺术。

保养

夏生荷

车子用久了就要保养,否则容易出故障。故障可大可小,小则车子罢工,大则有可能引发事故。

婚姻同样需要保养。一般来说,当一个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,当一个男人成为丈夫和父亲,就会比以前更加具有责任感,有时甚至会为家庭做出很大的牺牲。与之相伴的是压力,看似无足轻重的琐事,有时也会让人增添负面情绪。长期如此,双方就难免发生争执,婚姻也就有可能不和谐。

就像车子需要保养一样,婚姻生活也需要保养。不妨偶尔让生活慢下来,看看有哪些“磨损”与“故障”,及时保养一下。

北京的茶馆

阎泽川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老北京的茶馆有好几种:一种是茶饭兼营的茶馆,北京人称之为“二荤铺”。这一类的著名茶馆,又多以“天”字为号,例如“天福”“天泰”“天录”“天聚”等。这种茶馆有宽阔的池座,窗明几净。茶客们来到茶馆,高谈阔论,喝够了茶水还能在这里买到吃食。

还有一种是清茶馆,只卖茶水不卖吃食。这种茶馆为招揽客人,专门准备有“手谈”(象棋),还定期举办“笔谈”(猜谜语)。这种茶馆往往专开书场,评书、大鼓都有。

再有一种茶馆,就是郊外路旁的“野茶馆”了。这种茶馆也叫“茶棚”,因为没有固定的门脸,所以多用苇席等搭起大棚卖茶。这一类茶馆多设在大路两旁,用土坯砌成高台和土条凳,用粗砂壶、豆绿粗茶碗待客。在那绿荫之中,万蝉齐鸣,坐于茶棚内挥着蕉扇,饮着淡茗,野味自然可知了。

如今在北京的新式“茶楼”里,传统文化与现代气息的交融,使“坐茶馆”成了青年人喜欢的一种新的休闲方式。

小说

天神说:“变!”他变回牛,牛拉一个车,他让小孩儿、榆树和羊羔坐在车上,按小孩的指引去找他的祖母。车走到祖母的毡包前时,车厢里突然多出好多吃的东西,有奶豆腐,有炒米,还有很多水果。这时候天神又从牛变回白胡子老头,对小孩说:“把这些吃的东西搬到蒙古包里吧。”

他把树栽在蒙古包前面,把小羊羔放在树下面。然后他从蒙古包的缝隙里悄悄往里看,看见老祖母正在吃小孩子搬到屋里的炒米、奶豆腐和水果,他们非常开心。

天神也觉得开心,但他觉得树的数量有点少,又从别的地方搬来

六棵树,栽在这里。他把榆树的朋友白桦树也搬过来了。白桦树见到榆树,双方都很激动,用枝叶互相拍打对方的脸,发出沙沙的声音,像在悄悄说话。天神还给这个小孩带来一群羊,这样小羊羔就不孤单了。从此之后,小孩过起了幸福的生活。

讲到这里,哈日衣罕对小朋友们说:“你们觉得这故事好吗?”海兰花点头,说:“这是很好的故事,我们都被吸引了。”哈日衣罕说:“那就好,下面我给宁布唱一首歌。”

宁布拿出一张纸,一支笔准备记谱。哈日衣罕颤巍巍地唱起歌来,他的歌声好奇怪,像是从胸脯发出来的,又带着喉音。这种歌叫蒙古长调,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57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每个音都拖得很长,拖到不能再长的程度才唱下一个音。这个歌唱完了,哈日衣罕用毛巾擦了擦汗说:“刚才那个歌是阿鲁科尔沁旗的民歌,叫《江木伦的水》,下面我再唱一个蒙古族的民歌,叫《达那巴拉》。”

江格尔突然说:“不行!”哈日衣罕吃惊地问:“为什么不行?”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57

乔忠延 著

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长城始建于西周时期,此后不断修筑,延续了2000多年。自秦始皇以后,凡是统治中原地区的朝代,几乎都要修筑长城。汉、晋、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、唐、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等多个朝代,规模或大,或小,无不在加固或修筑长城。其中,秦、汉、明三个朝代所修长城的长度都

超过了1万里。

长城之所以受到历代重视,不是为了观赏,不是为建设世界奇迹,而是为保卫国家安全。长城内外演绎的军事纷争,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漫长历史。可以说,自中原大地进入农耕文明时期,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摩擦就从未间断过,长城在这摩擦中应运而生。查考史书,可以看见这么几次大规模的修建长城:公元前332年后,秦惠文王执掌的秦国强盛起来,先后两次打败魏国,夺取了魏国西河郡(今陕西洛河流域)和上郡(今陕西北部)等地。为防止北方的林胡、楼烦南侵,秦惠文王十三年,即公元前325年,命令张仪在上郡塞修筑长城。秦昭王时灭掉义渠,

设置北地郡,边境与匈奴唇齿相连。彪悍的匈奴人少不了南进抢掠,因而,秦昭王下令在陕西、北地、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,派军驻守。

长城向东蔓延,得益于赵武灵王。赵武灵王在历史上是一位颇能与时俱进的改革家,推行胡服骑射很快强大了起来。赵武灵王二十六年,即公元前300年,赵军将中山国地盘收入囊中,疆域大幅度扩展,北面达到燕、代(今山西北部)地区,西北拓展至云中、九原(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)地区。疆域辽阔,边界很长,与匈奴的纷争经常发生。为此,他下令修筑长城,自阴山(今内蒙古大青山、乌拉特山)向西,直抵大河(今内蒙古乌加河)。

故事

连载